

越戰「越南化」不如「半島化」

周力行

繼寮國三頭馬車之後，美國參加越戰之目的，在堵住十七度線之大門，以免中南半島全部赤化。戰而不求勝者，是怕與毛、俄共直接衝突，形成長期戰爭，甚至惹起大戰。現要擺脫越戰者，乃經濟支持不下去，與受僑派之壓力。但將越戰「越南化」，不惟難以保全南越，更不能使中南半島免于赤化，且亦無法實施，因共黨早已視半島為一體，組成印支統一陣線，而半島諸國，事實上已被共黨軍隊穿腸破肚，病入膏肓之故。至於寮東諸國欲求中立，過去已證實為不可能，今後勢必等於坐以待斃。是故惟有由半島諸國集體自救，聯合防共，並由美國等盟邦，及「世盟」、「亞盟」全面協助，促成越戰「半島化」，將共黨軍隊驅于半島以北之後，再謀整個半島之中立，而奠定亞太安全之基石。

無法「越南化」之三大理由

從地理環境看：中南半島之形勢有如人體，河內至緬北形同兩肩，泰國居于心臟地位，西貢至緬南是臀部，寮東是腹部，由克拉地峽至麻六甲海峽是腿與腳。

這隻腳的立足點非常重要，南北方向是亞澳兩洲的陸橋，東西方向是印太兩洋的孔道，可謂東方的直布羅陀與巴拿馬，為陸海兩權之要衝。一九七二年英美勢力退出後，如被蘇俄控制此一海峽，將成為第二個西柏林，給自由世界之海運以無此的干擾，如歸毛共掌握，則解決了七億人口的食糧，並扼住了蘇俄艦隊東來的咽喉，都將惹起大戰。半島諸國變色，澳洲又亮起紅燈，自不待言。

而半島的山脈，係由中國大陸之山系向南延伸，河流與所有交通線，自亦沿着山脈向南放射，正與共黨擴展方向一致。因國家太多，這些山脈，不在

某一國境之內，因行政區劃之故，反而失去了地勢的險要性，增加了地勢的複雜性，便利了共黨的遊擊戰。例如「胡志明小徑」、「施亞努小徑」，果係「小徑」？以美國強大之空軍，何以不能截斷，因它是越、寮、柬邊境的整條安南山脈，由于諸國立場與軀域關係，未能聯合行動統一控制，共黨就得以利用南滲、西滲、東西南北往復逃竄，建立了許多庇護所，打了十年，捉不到他的主力，「小徑」還是「小徑」。

最大問題是，這個人體，有肩以下的軀幹，而無肩以上的頭腦，中南半島的腦神經，可說是桂越鐵路，滇越鐵路與滇緬鐵路，尤其是滇南的車里地區，成了半島的腦袋，它是楔入半島的突出部，與寮越接壤，距泰國北部，亦僅百公里之遙，毛共以車里為基點，向半島北部諸國構築的全天候戰略公路，向南輻射，成了蛛網，毛共向南發展之交通，比諸國自身東西間之連絡便利得多。

半島的鐵路交通，以曼谷為中心，泰國境內的山脈北高南低，一遇侵襲，即無險可守，因其對美蘇之間，採取觀望政策，雖然在地理上佔有關係得失的重要位置，但在反共上尚未產生心臟作用，亦令人就憂。

從越戰經驗檢討：十七度線不及一百公里之寬，美越百萬聯軍，何以擋不住卅萬之共軍，就因共軍能利用安南山脈開闢「小徑」，建立庇護所，使得聯軍原不到一百公里的正面，變成一千公里以上的正面，原有千公里的縱深，變成不到兩百公里的縱深。盟軍須在十七度線以南守住數以百計之基地與要點，連西貢都要嚴加戒備，時遭偷襲，何能集中主力，作殲滅共軍之用。

設若當初政治環境許可，由南越、柬、寮聯合，從十七度線沿安南山脈北折而至寮國北部山地，構成對北越之壁壘，再由寮、泰、緬聯合，銜接西延而至密支那，建立對毛共之防線，亦不過千餘公里之正面，則態勢整然，

可以集結主力於要點，消滅來犯之共軍，即使不勝，絕不至如寮、越、柬今日之百孔千瘡，民不安命。

從美越軍入柬觀察：美軍自越逐漸撤退之後，寮戰即開始升高，柬埔寨又隨之告急，金邊萬一有失，西貢即處三面包圍之中，美軍能否繼續撤走，大受威脅。在聯合國無能為力、美國派派議員反對軍事援柬之際，好容易尼克森總統毅然決然揮軍入柬，此舉本來關係美軍進退之安全，但猶一再聲明尊重柬國領土與中立，定期退出，並約束前進之限度，可見尼克森總統之所受之掣肘。

美越軍之入柬，因出北越軍之意外，在其措手不及之下，才遭受了相當的打擊，如北越軍早有準備，美越軍很可能撲個空，僅能破壞其基地設備，幽獲其糧械，而未必能擊斃共軍數千之衆，這倒是要感謝美國反戰分子的。

不過北越共軍得此教訓後，勢必改變戰法，更加發揮遊擊戰之性能，擴大遊擊區域至寮泰境內，並加速流竄之速度，使南越軍疲於奔命，南越軍亦無力長期深入寮、柬，而忘却本土後顧之憂。

所以等到六月底，美軍退出柬境後，越共對西貢附近多行幾次牽制攻擊，越軍當亦撤回境內。柬國軍隊之裝備、訓練、經驗，目前恐難單獨抵禦共軍之侵襲，則寮、柬境內之庇護所，又將恢復。

如此研析，北越軍對半島諸國是分別顛覆，一體戰爭，而越、寮、柬，則各在境內獨善其身，不出雷池一步，以「越南化」對付「一體化」，其何能免于初步之各個擊破，與最終之全部赤化？故「越南化」一詞，即南越三面挨打、與中南半島全部赤化之別名，而無法實施者。

中立卽坐以待斃

共黨字典中，只有劃清界線的鬥爭，沒有搖擺不定或機會主義的中立，在共黨陣營內，未見中立與聯合政府，此二者皆赤化敵人之步驟。自由世界不願面對現實，或者隔岸觀火，希望坐享他人反共之成果，或者在夾縫中兩面討價，或者大敵當前，猶藉外力以自重，才掉下陷阱。

日內瓦會議保證寮國中立以後，何曾一天停止鬥爭？聯合國監視以、埃衝突之武裝人員，是否生效？今雅加達會議希望外軍一律撤離柬國，如果北越軍不撤離柬國，共黨已製造「人民解放聯軍」，變外戰爲內戰，國際間又有何好說？

越戰「越南化」不如「半島化」

擺在眼前的事實，毛、俄是矛柄，北越是槓頭，由此槓頭裝上了侵略、寮、柬、泰的矛頭，洞穿半島的軀幹以後，最後剩緬甸一隻手臂與星馬一條腿，不斬自斷。

日本明治時代的田中首相有云：要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國，要征服中國，必先征服滿蒙。今天反侵略的情勢是：要安定世界，必先安定亞洲，要安定亞洲，必先安定中南半島。而安定之道，在於集體自救，否則，將無一倖免。

所謂集體自救，並非不需外援，外援是細胞的維他命，要消滅病菌，仍賴細胞本身抗戰，故任何外援都是重要的，但都是間接的與緩不濟急的。

「宋人議論未定，金兵業已渡河」，可作希望中立圖存者的答案，國家存亡之道，人民死生之地，幸無掩耳盜鈴，欺人自欺爲是。

越戰「半島化」已水到渠成

過去對中南半島問題，美國都想借重蘇俄之影響力，而未便放手，半島諸國亦同床異夢，外交上各持立場。現在柬國態度最爲明朗，泰、柬、越均已復交，越南總統阮文紹業已呼籲毗隣友邦聯合反共，越軍入柬入寮不受拒絕，泰國所受之威脅日益嚴重，則由美國促成越戰「半島化」，已一蹴可幾。

所謂越戰「半島化」，即聯合防共之具體實施。其法爲將半島組成一個戰場，根據多年來之經驗，與整個地理形勢，策定全般戰略，不分國境，統一計劃，統一指揮，聯合行動，分進合擊，消滅或逐退半島境內之共軍後，再構成聯合防線，各自從事戰後之建設，則戰爭有一限期，建國有一遠景。否則，不是唇亡齒寒，就是戰亂無已，萬劫不復。

爲求統一指揮，必須組成聯合防共統帥部，設統帥部于西貢，設副統帥部或分部于寮、柬、泰、緬，策定邊境防堵之部署，妥謀肅清內部之計劃，並加強柬國之軍力，加重泰國之責任。凡此物力裝備上之缺乏，協調上所需之影響力，計劃部署上所需之時間，皆賴美國及其他友邦之協助。因爲在軍事上說是「半島化」，在政治上說是越戰「亞洲化」。

中南半島能否自覺、友邦能否促成越戰「半島化」，將爲東南亞能否免于赤化之關鍵。而友邦能否促成，又看「世盟」「亞盟」之努力，與美國本身有無「美亞事件」爲斷，歷史必將爲此事作證。（五十九年五月廿一日）